



湊繫

ル 5
3254
13



凡 5
3254
18

瀛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五冊

節刪包見捷緬略

摘采樊綽蠻書四則附補傳貞元冊封南詔紀略

于慎行穀山筆塵

包見捷賦役志

莊祖誥兵食志

范守已曲洧新聞

真卷 七之五 典故目錄

昭
六
三
五

王思訓滇南通考

郡邑全書風土記

李京雲南志略

邱濬大學衍義補

蒙段三十七部考

徐宏祖盤江考

鈕琇觚賸

梓潼神飛霞洞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董復傳

汪文盛傳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緬略

緬為滇病久矣荷戈戍士聚而糜餉若陸海焉逋邊儲于薊門算圭田于弁流又不足而履畝采山騷然煩費皆以緬之故也陳公用賓鎮滇十六年所拮据惟西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償失者不敢苟從因僭加筆削俾成信史噫盡力徼外而賊起近郊焦爛莫救豈其忘近憂而宏遠略蓋患常發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焉議者

欲弭兵西南顯事東北而不能保耽耽者之不掣我也語曰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亦謂之揮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
至明初始立緬甸宣慰司以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里修阻
因名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絲
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之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
永甯元年揮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
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
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繇調爲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

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
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
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
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
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甯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
象一隻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
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
可侵鄰境命搭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克賊乘勝遂并吞諸國
懼再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后叛服不常至明洪武十六年

大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返招徠方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授倫爲宣慰使置太公府于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良孟養戛里潛通東川茫部廣西等府出他郎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賊復悉衆三十萬象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象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懼進象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朝貢于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卜刺浪爲宣慰賜鈔錠羅綺各

有差二十九年卜刺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羅塔遣使來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喇底馬撒孟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命中官楊瑄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且讎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國大禮呼宣慰而下北面受勅數其擅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

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罕們占據其地上命黔國公沐晟內
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正
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覆政陣亾
士民哀之敗聞晟自毒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上命
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十五萬討之十
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至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爲寇再遣
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甸酋卜刺浪送思任父子卜刺不
遣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驥難之
于是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國卜刺浪來會頗驕

蹇登折之緬氣阻乃以董雅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
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刺劄以思任載登樓船來獻時有疾
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壩刺劄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
貴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詫知天文以爲
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
績刺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
侍郎楊甯侯璉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獻思
任首級并妻子敗徒板蹇等至軍門驥以卜刺浪長子銀起莽
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十三年復命王驥

并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機卜復遁入緬還師羣奪復擁機幼子思祿以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徵差發驥立石爲誓而許之遂班師宏治元年正月緬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遣編修劉戩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養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于朝廷也故怨緬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發兵象擊緬甸大破之擄其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齎金牌信符千戶曹儀亦爲所殺七年緬甸以殺掠占據情赴闕上命鎮巡遣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諸夷不聽

又值安鳳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構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甯仇殺遣指揮路九方撫之歸言今緬夸酋名瑞體創伯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古卽古喇宣慰司也隴川多士甯獲一僧面目修偉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歲幼子昔避孟養木邦之難久寓古城暹羅今欲至中國見皇帝求復官職士甯止之不聽遣人導之潞江濱潛匿其船以爲江濶無船不可渡僧悵然而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革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構兵瑞體爲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爲

長讓居馬革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糧道歸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伯其業樹海岡七十自衛衆服之尊爲金樓白象主莽噠喇華言公道主人也是時猛密酋思漢子思奔糯相爭奔訴瑞體瑞體乘亂殺思奔僞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卽遣夸目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爲奔婿猛乃會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執別混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防內侵時兵書楊博知緬事悉覆加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慶元年藩司差指揮陳應繡于戶潘應爵買象于猛密

其酋思哲送二弁于瑞

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錮之后勝

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遲疑對夸使歸報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不令漢人通後乏鹽求于瑞體瑞體餽海鹽五千簞益咸緬而輕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罽錦珍寶香葯甚多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緬惠不貲亦投瑞體日津津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郡內侵瑞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甯士甯知順逆爲宣

天朝威德聚米爲堆百餘警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爾所轄特干一耳幸勿妄動瑞體念頗寢士宵歸遇貴于江滸責其負國起釁抵隴川值指揮方謐率兵戍守蠻哈士宵語謐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交罕拔繇木邦冲順蒙走滄洱中策由木邦背順蒙趨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隘可恃以拒緬乎謐嘿然士宵死干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怕舉雖親而有隙聞怕舉死言于瑞體請襲于崖聞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拔願爲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裏悍而多智言于瑞體曰隴川干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俟有內

隙可一鼓下之迤西思箇地廣兵強爲我世仇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干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爲我有安能出三宣內取永騰耶瑞體然之借拔兵一萬令拔取干崖乃自率兵侵迤西屢爲思箇所敗箇亦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目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齎重賄投拜瑞體爲父導之內侵瑞體因調蠻兵萬餘爲疑兵出入于緬甸迤西疆上牽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麓川東岸聲言捍緬而陰具牛酒先俟迎犒蠻莫頭目思哲亦

迎降之瑞體結爲義子萬厯元年拔及鳳屢導瑞體侵三宣隴
川首被禍罕氏不支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罕朝
光潛奔永昌當事者令罕氏挈印子歸隴川鳳見罕氏歸遺書
給罕拔謂罕氏攜朝光往永昌者爲爭汝官耳鳳請爲汝除罕
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過令罕章罕難等率夷緬兵五千夜
襲隴川罕氏聞變挈二女走遁田中賊斷罕氏右臂而死朝光
亦被殺二女沒于緬多氏族屬殘滅殆盡印爲鳳得又受緬鐸
遂據隴川三年僞爲錦囊象函書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
王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中皆詭情侮辭鳳

又與拔哲定盟必執思渾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
應哩喇歸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川間罕拔恃緬勢召刀怕舉弟
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宜撫皆爲汝襲可據于
崖以臣緬怕文挾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備李騰霄言拔欲怕文
背漢事緬娶嫂滅姪無天理語怕文世受國恩焉肯從之願與
戰改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姪怕宣暫寄潞江薛衛騰
霄避羅卜思莊拔取于崖卽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鐸令其臣緬
又召蓋達副使刀思官雷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
罕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逸西失利敗退先是

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每憤諸夸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揮侯度馳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爲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之乃卜及卜則天皇帝號者卓立于几上莽瑞體者傾墜于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倡諸夸向中國且世仇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復陰募憤入夸緬商人錫之金繪令往緬地默探其山川道里兵馬糧餉又檄近緬諸夸說其向漢依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

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送領兵萬餘于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于戛撒險隘處誘緬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邀其後迤西兵冲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冲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伙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饑甚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馬旣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夸如景邁猛鞏諸酋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賀行者恐爲兵輿阻

移書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令揭于巡撫以兵
興禍速語休之巡撫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饋于
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乏且援兵不至遠近怏怏
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奪兵二千兼程拯緬導之由間道遁去迤
西知緬走率兵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什不一二自
是瑞體忿仇迤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當路
益抑談緬者五年陳直指文燧按滇得邊報銳意請上經理然
與時見相牴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俘瑞體兵衆侑以
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戶辛鳳奉使買

象于猛密其酋思混執鳳併軍伴舟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檳榔
葉緬文遣伴鳳回于是瑞體復率兵衆侵迤西思箇因中國無
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
盡據迤西目民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
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侵緬地
瑞體唯唯又語以蔣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應阿烏又
言罕岳假緬王擾漢地瑞體伴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趣阿烏
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干崖土婦罕氏降于緬是年瑞體死
子應裏嗣尤狡譎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

岳鳳執遮放頭目刀落思送應裏又喉應裏殺罕拔時拔有子名進忠應裏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伐之時木邦有孽子罕鳳降于應裏耿馬有舍人罕虔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真爲鄉導追進忠進忠倉皇挈妻子渡喳哩江奔內地兵衆從者不及十一餘悉俘于緬應裏分其地以處他酋應龍追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下男寇永昌女寇順甯腹破得女乃焚攻順甯府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揮吳繼鄖千戶初維垣皆死之是冬應裏攻蓋達副使刀思廷以兵拒弗敵遣使求救不應糧絕拔盡城破屠之思廷

妻子族屬盡爲所擄而于崖刀怕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刀落憲蓋達刀思定皆擄去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兵乃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武尋叅將鄧子龍爲永昌叅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裏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蠻莫隴川于猛卯東會車里及八百孟艮木邦兵于猛炎復併衆入犯姚關子龍爲壘靜待乃大破之于攀枝花地斬宗真計擒虔父子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叅政姜忻發指之力居多游擊劉綎率兵出隴川猛密直抵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遂糾猛密思中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詣綎請降稱欵應

裏聞灼來投起兵攻灼灼內奔行至曩朴寨疾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負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裏假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塞因縱招之卽降及灼死應裏以子乃篤改名思斗莽肘者據守阿瓦縱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爲用當路者促縱縱不得已乃擒鳳及其子囊烏目把莽糜啞晏得皮等俘解京師是時木邦罕鳳迤西思義俱殺緬使詣縱降進忠亦集其餘衆來奔乃參進忠于內地夸緬畏縱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使土舍思混遣弟思化送象及緬僞印來降初縱許岳鳳以不死故諸夸爭降後聞鳳就擒猛密思忠

懼復率錫波思哥投應裏竟死緬中迤西屬部有密堵送速二城皆瀕金沙近阿瓦久爲緬據迤西酋長思威旣款塞乃總兵至二城其部自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裏徵二城兵不應應裏怒攻破之以多曩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進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游擊劉天俸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爲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曩長而散鐸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直指鄧覆覈謂功級非實逮材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

緬初朝命以思忠等歸義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比欽頒符信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九月應裏報猛廣之怨兵加猛密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憚而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兵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夸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逆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支子思明

思遠進象及方物朝廷令遠爲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裏報密堵送速之怨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遠與子思昏奔蓋達而應裏僞署堵罕于孟養夔罕于猛拱十一月緬破猛廣罕烘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益丙測奔上江猛廣亦失十九年應裏率猛別阿瓦糾堵罕夔罕兵衆圍蠻莫思化來告急時鄧子龍方聽勦奉檄率兵至羅卜思庄緬聞之退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裏遣使等母海弄查齋貝葉緬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投緬思仁思錦子也仁烝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隴川仁自雅益率兵

衆犯隴川據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逞且懼中國問罪乃
同丙測奔緬應裏僞立仁于猛密當事者移置罕烘思禮于达
市六月應裏遣使擺線由迤西齋貝葉緬鐸招隴川于崖南甸
諸土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裏令阿瓦迤西犯蠻
莫思化奔等練山叅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遮放子龍
發兵擊之大戰于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
屯沙洲我兵無船不能進相持彌月緬尋退去二十一年十二
月應裏以允墨守蠻莫允墨乃糾猛拱堵罕孟養甕罕猛密思
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罕直耶三鷲酋率衆擁送允

墨滅蠻莫及思化敗入卽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
道內犯一入遮放一入臘撒蠻額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
多思順不敵奔猛卯時巡撫陳用賓鎮永昌聞賊兵大入等練
隴川乃分部以叅將王一麟奪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哈都指
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光胤出打線一麟擊其前承
爵中選擊其左右賊狡甚始以羸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
前鋒者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一象馬數匹來我兵又
擊而俘之又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蠻莫我遂以賊爲易與鼓
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箐乘我兵過半賊兵湧出我兵

被截時甯州目把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不敵後無
援者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爲賊所殺前鋒旣失利後二
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元升收殘軍用百金買諜者晝伏夜
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徐徐集之蓋賊盡伐大木火焚其山
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隴川多思順恨俺導緬殘隴
川乃糾思化并世市多泰等擊俺殺俺子多荒俺益怨之遂潛
投木邦因之歸緬叅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
仁丙測由猛卯襲遮放我兵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遁是月用賓
建築關堡並屯田以禦緬緬知關堡之不利數撓我與作巡撫

陳用賓修文告遣閩人黃襲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攻緬多
俺自遮放敗后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負嵎于曩義山殺天馬
漢龍二關工役由便道將歸而文昌計授木邦罕欽令捨之而
謀頗露俺欲奔擺古欽追及于雷聳茂并其子多烘多曩面斬
之生捨其子多膽滿解滇緬自俺死遂寢寇我東路云二十四
年二月築平麓城于猛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緬費不貲
卽輸轉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與焉編氓鬻妻子諸郡邑不
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徭賦所出餘田
無多阡陌膏腴初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願屯者亦聽鎡基

取之汰兵之美餉又以餉直充糴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廩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以瘴惡屯者不能畊西偏諸兵糜公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採舟之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罕拔次子謚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襲至暹羅暹羅與襲要約遂發兵攻擺古墟其地自後屢爲暹羅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樊緯蠻書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閣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其女復妻閣羅鳳初畔羅皮旣敗時傍入居遼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爲閣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劍川矣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爲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矣羅識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置羅些二

城案此條雖不標詔名據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詔數也

蒙鶴一詔最大初駕輔首卒

案輔原本作轉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

無子源羅子

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昭利源衆歸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遂陰害波衝劔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攜家家出走天降鐸鞘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北後蒙歸義隔瀘城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乃擊破楊墮于贈投瀘

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

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時兄弟俱在浪穹後豐時襲遼賧居之由是各爲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劔川故稱劔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

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脫誤

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劔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遼

賧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遼賧一詔也主豐時初襲遼賧御史李知古領詔出問罪卽日伏辜其子咩羅皮後爲遼賧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伐靜河蠻

遂分據大釐城哱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哱羅皮復入澄賧卽與浪穹施浪兩詔拔兵伐歸義于時旣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澄賧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哱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哱羅皮卒子皮羅造立皮羅造卒子造羅顛立造羅顛卒子顛之託立案顛之託新唐書作顛文託南詔旣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徙永昌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哱哱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幾施望欠衆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却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干當矣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爲詔歸於劍川爲衆數萬望干生干傍傍生傍羅顛南詔旣破劍川盡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案望干雖不標詔名而列於六劍川矣羅識也子孫在蕃中案望干雖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八詔之間則以當第七詔也八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

元年中獻書於劔南節度使韋臯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
 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
 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
 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案唐書盛邏皮下尚有皮當天后時
 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
 且有子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勅鴻臚
 安置賜錦袍金帶繒綵數百疋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
 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
 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授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

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

案唐書炎閣為邏盛炎長子盛邏皮之兄養閣

羅鳳為子閣羅鳳復歸蒙畔故名承炎閣後亦不改天寶四載

閣羅鳳長男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

案唐

書蒙歸義即皮羅閣乃唐所賜名也

閣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又以伽異為大

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梟于贈

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陔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

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

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

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閣勸異牟尋每歎

地卑夷雜禮義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
度使韋臯韋臯答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
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
黔中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欵許其歸化節度
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
牟尋盟於點蒼山下

樊綽蠻書六險第五

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
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

釐城仍築龍口城為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釐遶川來往蒙
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為不安遂改荆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為之高丈餘連

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碑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案舊唐書閣羅

鳳得西廬令鄭回甚愛重之更名蠻利後為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即其人也論阻絕皇化之由受

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縈抱點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
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
城路

大釐城南去陽苴畔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畔并遼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苴畔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勝井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卽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廻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遼川城舊遼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後浪穹詔豐畔襲而奪之豐畔孫鐸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劔川南有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自閣羅鳳及異牟尋皆填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祿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鶴詔卽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

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菱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籠磨些川凡遼川河蒙舍謂之川賧然邑落人衆蔬果水淩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士山陂陀者謂此州城及太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樹夾道爲交流村邑連薨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焉東北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

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迴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曆七年閣羅鳳新築也周迴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藂大如人脰高百尺餘城內有閣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牖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子城閣羅鳳庶弟誠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樊綽蠻書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

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卽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賧賧亦名清字川嘗爲波州大池遠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賧小覽賧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廻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

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地漢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井邑城隍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躋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甯州漢滇池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皆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纍纍相望

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鄧州開元初改爲南甯州州城

卽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

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指柱案新唐書謂諸葛亮碑在柘東

城與此不合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廷宗會奉使至柘東停

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又有夔鹿弄川漢同勞縣故地

也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

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甯州新豐縣故地也廢城牆塹猶在

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輓川漢南甯州同起縣也

安甯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甯西

第三程至龍村驛驛前臨瘴川去柘東城八日程漢俞元縣故

地也量水川案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有梁水漢舊黎州今吐蕃

呼爲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

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真登

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

路直南至崑崙國矣

甯北城在漢葉榆縣之東境也本無城池今以浪人詔矣羅君

舊宅爲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又北有橫川又北有

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卽至鐵橋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

滇雲
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彌潛城西有鹽井西有斂尋城
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賚城又西北至
弄視川

鐵橋城在劔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
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
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
加萌於浪傳充長禪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苴川正南至
松外城又正南至龍佉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
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
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點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
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侯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
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卽下
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爲要鎮正南過唐封川至
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尚勇力
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罷柘俞城閣
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

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賧相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直通饒川又西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印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閣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揆子長鬃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并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

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于泥禮强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彎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彎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熬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

西北至廣蕩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
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
面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卽裸形蠻也管摩
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
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
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等
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樊綽蠻書雲南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菜圃戰鬪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
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資更無官
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
卽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
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
各據邑居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
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
卽罪在所入處面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

案新唐書南詔傳作

戴朱鞮蓋光字疑朱字之訛

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

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

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使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人見南詔皆不得佩劔唯羽儀長得佩劔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為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即為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

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斷事曹長推鞠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各有副都主月終唱諸曹稽道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効明著得遷補大軍將

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為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之文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

增
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

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

案二字未詳為

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繞頗柱中斗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算能書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為五次上點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為一次上驀一

丈三尺坑過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為一次上弄劍為

一次上負一石五斗米四十里為一次上已上一一試過得上

次者補羅苴也

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

為斗子中間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試人持竹劍去頗柱

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斗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

為下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頗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

各以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

法一如臨敵布陣羅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爲隊如此次第常爲定制臨行交錯爲犯令每戰南詔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廻具白南詔憑此爲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爲褒貶黜陟

貞元冊封南詔紀略

唐使旣至異牟尋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四

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視事十五日至安南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四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一十里迎候門前父

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兼戶會長王各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瑳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二十匹并伎樂來迎渠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儉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諸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南詔異牟尋從

父兄蒙細羅勿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駿玉珂拂髦振鐸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波羅皮執雙鐸男蒙閣勸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祇揖而退擇期于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而北序立宣慰南詔使南向立冊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冊文訖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

冊次受貞元十年歷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
足蹈慶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冊雲南王祖父天寶中
又蒙冊襲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
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觀漢儀對揚天休實感心肺其日樓
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
寶初先人任鴻臚少卿宿衛時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
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
牟尋指之曰先人歸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
部今死亾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酒旣行牟尋自捧杯擎跪

勸讓冊立使袁滋引杯灑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
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嘻曰敢不
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
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

面

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日東王

並獻鐸鞘浪川劔生金瑟

瑟牛黃琥珀白氎紡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并甲文
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
諾具牛羊領鞍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

向化遂與吐蕃離隙其誓文曰維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
乙亥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
判官崔佐時謹詣點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
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
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州都督張乾隨等離間部落因此
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番洽和爲兄弟之國吐番贊
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
南節度使韋臯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
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勅書遂與清平官大

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
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楊大和眉等賫僕射
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清化誓爲漢臣啟告宗祖明神鑒照忠
款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僕射遣巡官崔佐
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點蒼山神祠監
盟牟尋與清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
漢朝山河兩利卽願牟尋清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
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
剋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番私相會合或輒窺侵

漢界內田地卽願天地神祇共降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
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
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
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唯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
通之後更無異意卽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
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
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年尋
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
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吐蕃神川崑崙會同已來不

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謹率羣官虔誠盟
誓共尅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劔南節度隨表進獻
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
誠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先是東蠻和使楊傳盛等
到安南齎蠻王蒙異牟尋與安南都護趙昌絹書一封并金
鏤合子一具合子有絲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其使味言送
合子中有絲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爲生梗有當歸者永願
爲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
之堅且言蠻王蒙異牟尋積代唐臣徧霑皇化天寶年中其

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陲讒搆部落驚懼遂違聖化歸投吐蕃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遐阻恐和使不達故三道並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于貞元三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楊傳盛年老染瘴瘡未得進發昌爲醫療候獲稍損卽差專使領赴闕庭又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恩思歸聖人之德昌卽于是年六月二十

三日奏上册封之典遂由是舉行云

穀山筆塵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黔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卽以雲南一省上古所不成自入版圖卽以西平世守黔甯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暨可謂便矣然沐氏蟠踞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尤爲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之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

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爲護衛使得統兵御史與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爨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內諸侯全其人以爲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爲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夸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后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旣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爲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效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

此不達地勢者也甯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于白帝尉佗不自帝于南海乎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于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越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爲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爲狂且言干時禁動慮后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賦役志

包志志草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過曰賦役曰礦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蕩佚簡易而後稍疲累也夫計生齒不加繁田土不加辟膏腴半屬巨室征輸獨煩編戶俗窳賤農召夷佃作刀畊火種潦旱時有而賦額虧罄穴椎若萬死一生砂脉漸微懸課益迫而礦額虧一勺之井非池非海淋溷甚艱再權孔亟而鹽額虧物力大耗征斂頻經關門晝閉商旅日稀而稅額虧必足之以割股充腹之喻而歸于慎德轉移之一言具矣庸夫閤筆踟躕因念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局煩

簡不同用舊貫改作裒益多寡不同規畫而四賦之故可反覆推求果若所言橫索之思擾乎而今盡官征矣惰農不力雨暘弗若乎而陂塘堤備在在咸有矣胡爲乎額尤虧于賦也椎鑿不釋金氣衰微乎然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退而成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爲乎額尤虧于礦也負鹽出井舉恬而听之非有聚傭煮海之利出浮于入乎然再權之令罷數歲復隆閉而作鹽非一井盜淋溷者日聚訟矣胡爲乎鹽額尚虧也物力耗征藝苛關門晝閉商旅不行此可藉口于萬厯之季而今頓改矣卽道途多梗取償物價不啻相當而稅額何尚虧論理財者

曰不在官則在民乃有不在官而在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民而在奸民者此兩種人內不出外不入則窮鄉無坐索之里胥徭役无偏累之貧戶小民之樂輸且先于有司之督責矣又有在奸民在游惰之民者夫民不見可欲不相往來攘攘熙熙而不絕者以利言也東野之叟年七十餘無子每歲走諸銀場如鶩猶曰其人忠實官司不肯縱舍也良家子廢業人奴竊其主及四方凶命遁逃一以此爲淵藪其狡黠與強有力久而起家者皆是也一復隆井耳復隆之人能辦之乃會城市魁往往求登壘陰報鹽丁名于官而以士夫名合士夫姓假士夫衣冠投刺

冒百金以歸有親見而密告者又懼結業畏之如虎不敢爲佐証卒也道遠力絀付之無可奈何已矣四方之貨一入滇慮無不售其道愈遠其來愈難其于入貨者愈有詞于出貨者愈有利試問數十年來揚揚大都何計然程鄭之多也如是而四賦果在官乎果在民乎抑出于官與民之外乎合天下多事度支力竭算及猥細議者曰與其開利孔不若清弊竇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司計者無爲四虧所惑而徐綜核焉庶滇猶不至坐困不然外有不卽除之叛夷內有不卽去之征繕提衿露肘左枝右梧卽事定功成之后閭左日蕭條而莫知所究竟也

兵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滇前志列三端如日月星辰無以易者志草于軍實下附募兵矣然讀至終篇竟无一語豈著書者漏略歟抑爲人芟除也從來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土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數軍實具而兵足乎屯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朝端之咨議士大夫之樂談何非兵將戰馬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請內帑供軍儲兵餉乎何不聞一處取諸衛所軍屯也頃四五年中蒐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于廢閒或借之于就近有間關捧檄不遠萬里

直是從天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自相薦引于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于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人實抽騰永之戍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攘備攷所列俱出迤西近沙普諸路又出迤西以上種種茫不得其要領又念滇事最急過此二端不能寥寥間請于滇撫閔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屯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所稱不能爲有無信然也屯糧爲胥吏窟穴淆亂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殫兩年之力而成書尚恐非實錄士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年防緬近年防交干戈相尋之處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

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千此外廣南銃手似精但其會閭弱
兵無紀律元江兵派之夷寨脆弱不堪甯州景東可各三四千
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謹甯州尤切近足備緩急嶮峨兵不滿千
不足恃石屏可一千二三百銃手亦精又云滇賦歲額出入之
數歲無餘剩惟省城府衛縣三倉本色年該四萬向來收支之
數院司不一過問之每四五月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
登記故陳陳相因運曲靖絡繹不絕皆是物也然歲所得不過
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言而大都已囊括矣已又遺募兵大
數及土司略節及新定屯糧一一取以爲據庶幾此書不至寥

落至于土司風土遠近情偽強弱之詳仍于羈縻志中足之可
以參互並觀此外別有鄉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郡人
姑蘇學博王來儀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萬雖不敢謂盡可用
然緩急時有君子代匱備而不用茲是謂乎今附原議于后以
俟來者采焉策衛所曰清釐于結習之始調能于考選之日策
土著曰時揀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賞賚策屯田曰復
陂塘以有備于水旱懲豪右以無慢其經界竊以謂梁肉葑石
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能無知所從事乎
范守已曲洧新聞

海峽
緬甸在雲南西南金沙江外其北爲孟養其東北爲麓川其東
南爲木邦其南爲八百大甸其西爲大古刺自國初以緬甸孟
養木邦古刺各爲宣慰司統領土夷而緬甸地獨大所領有孟
良府干崖隴川二宣撫司灣甸鎮康二州茨市孟璉二長官司
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暹里北至麓川周迴數千里其酋莽
姓每世及襲替請命于朝得命乃敢蒞其官近因襲替爲需求
所苦漸有異志有莽應裏者遂自立僭稱帝號署官列職號召
各土夷安撫等司受命其國爲之易置撫綏各土夷樂其近而
畏我之遠樂其寬而憚我之嚴羣然從之无復有赴闕請命者

矣有廣西人陳安者初爲郡吏亡命入緬應裏信任之署爲丞
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計應裏有子二人俱稱驍勇詭計百出而
岳鳳者羽翼其間常領夸目逾金沙江掠我內地孟養麓川木
邦等宣慰司酋長觀望畏縮不敢扞禦滇中大震國家用師征
討不得要領朝莖以爲憂萬厯甲申間僅僅捨一岳鳳獻捷于
朝而止應裏之僭竊付之度外不問矣國家二百餘年幅員遂
失一厥有識者爲之浩嘆

滇南通考

滇古西南夷地楚頃襄王時使莊躋開疆略定滇地始號曰滇

海島
國然產里來王景毫濮人大會孟津已見於載籍矣漢時彩雲
現白崖雲南之名始此武帝以司馬相如爲中郎將持節入西
南夷冉駝葉榆諸君長皆請內屬又遣司馬遷南略邛笮昆明
繼遣將軍衛昌郭廣平西南夷未服者滇王降賜王印以其地
爲益州郡後遣使仍閉昆明道不通時仁果方爲衆所推號白
子國躋氏遂絕明帝時哀牢夷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蜀漢時
諸葛征南由越巂渡瀘水軍次白崖斬雍闓擒孟獲獲黨圍李
恢於昆明亮駐師怒江之澚四郡皆平時仁果後裔龍佑那能
撫其衆亮遂封之改白子國爲建甯國晉置益州隋置益州總

管遙制南甯州唐高祖時命韋仁壽爲檢校南甯州都督將兵
循西洱河置七州十五縣後龍佑那之裔張樂進求遜位於蒙
氏九隆之裔細奴邏者白國世絕時渠帥有六號曰六詔曰蒙
嵩曰越析曰浪穹曰鄧賧曰施浪獨細奴邏居蒙氏川稱蒙舍
在五詔之南故又曰南詔最強開元時南詔遂併五詔德宗時
異牟尋改國號大理僭封五岳四瀆五岳曰點蒼山絳雲露山
蒙樂山高黎共山玉龍山四瀆曰瀾滄江金沙江路江黑惠江
卽漾濞江也又遣使上表請從韋臯襲吐蕃斷鐵橋取十六城
昭宗時鄭氏立蒙氏滅號長和國後唐明宗時楊干貞立趙善

滇黔
政鄭氏絕尋廢善政自立稱義甯國段思平討之自立國號大理宋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棄而不取段氏遂竊據三百年元由臨洮踰吐蕃革囊渡金沙江大理平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明命傅友德藍玉沐英征雲南破石門關雲南平置雲南承宣布政司而沐氏世守其地此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若夫風俗則漢書云自滇以北皆椎結耕田後漢書云人俗豪沃圖經云漢夷雜處民氣和柔皆是也而其變夏亦有漸白國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平地慕中國之風也蒙氏鳳伽異入朝得樂一部以歸沿中國之樂也異牟尋請冊封改官號法中國之

禮也雖僇人性疑而譎爨人性剛而勇然自元及明中國之流寓屯田者與之相揉則窮鄉僻壤盡衣冠之侶矣若夫形勢則左繞金沙右界瀾潞重關複嶺鳥道羊腸此滇之大勢雲南一府山盤水曲較諸郡稍平衍實足以控馭兩迤東以曲靖爲門戶西以楚雄爲屏翰澂江衛其南武定障其北大理居迤西之中與雲南相策應至元臨開化接壤交趾永順外臨緬甸鶴永近連吐蕃此數郡者實資鎖鑰而雲南大理永昌尤號沃野此形勢之大略也昔人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界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爲咽喉西北吐蕃

以麗江永甯北勝爲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卽古路也又曰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此四關之說也觀此可以知雲南矣至於地脈山川尤可殫述焉山原始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於老君山穹窿鬱律爲通省衆山之祖又爲定西嶺爲碧藏山又東北爲吼峒山及至霑曲遂由黔入粵入楚入閩以及浙江諸省其水則以金沙江爲北界此水原出吐蕃達喇嘛東北牛吼山下東南流入喀木

地經麗鶴永北武定東川入四川界合於岷江其入之者則有打冲河卽諸葛所渡之瀘水也又有龍川江普渡發源於滇池周三百餘里源廣流狹有似倒流滇之名始此或又謂其廻環倒流故曰滇水之南滙者則有瀾滄江有二源俱出吐蕃喀木地會於义木多之南經麗江舊蘭州過雲龍經永順黑惠江入焉歷鎮沅普洱爲九龍江入於車里正西之大水則有潞江源出吐蕃哈拉腦兒入怒夷爲怒江入雲南保山大唐隘經雲龍過永昌入緬甸卽禹貢之黑水也按黑水有三而諸說紛紛水經注謂出張掖雜山此雍州之水與梁州絕不相涉漢書地理

志唐樊綽皆以麗江爲黑水薛季宣又以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之說以証之但與入於南海之說俱未合宋程大昌以瀾滄爲黑水明季李元陽因之山海經注亦然但皆未身經其地不過約指其爲某水某水耳惟我

聖祖仁皇帝山川考諭釋三危之義以潞江爲黑水而後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有合於禹貢焉正東之大水惟八達河經粵西入於右江而禮社一江發源趙州至蒙化歷楚雄元江入於交趾斜界滇中此東西兩迤之所由名也如大理之葉榆水卽古西洱河也又滇之極西有龍川江檳榔江俱入於

緬明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諸酋震恐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卽此也此地脈山川之大略也且夫天文則井鬼分野氣候則地列坤隅得土冲氣故曰雲南本是溫和鄉寒熱不同在兩江可以知其概矣名宦政績則若漢王阜之興學校蜀漢董和之清約推誠晉李毅之服諸蠻隋梁毗之却金唐韋仁壽韋皋之功績元贍斯丁寶典赤之興陂池水利建廟購書張立道之治昆池教蠶桑明沐氏父子之課農桑興學校屯田貢賦經理有條修文講武安輯漢夷王恕之潔已奉公皆卓卓可紀者人物之秀漢有大理隗叔通孝感平石張叔盛覽受學於司馬相如

而覽著賦心四卷昆明之許淑入中國受五經曲靖之尹珍從
汝南許慎受經蜀漢有李恢呂凱執忠絕域晉有謝恕之保郡
域以事晉傅寶爲南中人傑唐有善闡段赤城之義誅大蟒張
志誠學王羲之之草書宋有李紫琮之使令高泰祥之忠烈不
屈元有王昇之文章政事董文彥之義以拒賊明有楊一清之
相業傅宗龍之節烈嚴恭肅之不交馮保楊棟朝之剛正不阿
孫繼魯之布袍敝履皆風規卓然其餘不可悉數方今
國家聲教洋溢文物之盛又浸浸乎與中國比隆矣

風土記

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爲異如黔中則多
氤多雨粵中則乍煖乍寒滇中則不煖不寒黔中之陰雨以地
在萬山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毋三日晴地无三里
平粵中之乍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叠更
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蔚蒼虺蛇噓吸烟霧從橫中之者謂之瘴
瘴宜也巖滇中風氣思之不得其故夏不甚炎熱冬不甚寒涼
日則單夾夜則袞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
以刻漏按之于厯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竟月咸西南風風別
不起東北冬風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全卽二三百里內地之

滇繫
寒熱與穀種之先后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埋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蓋夏月日行天頂高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溼蓋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漏故溼氣凝聚謂卑而溼者臆解耳

元季京雲南志略

雲南上世無可稽考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躡略地巴黔伐

夜郎抵牻牻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鑿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往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雋郡後諷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牻牻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翕討之渡蘭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雋反諸部皆應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

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
六部聞之悉來內附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聞孟獲爲夷漢
所服募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諸
部悉平亮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而無兵
必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運糧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于是悉收
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
夷不復反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爲南蠻校尉統五十八部毅卒
甯州復叛救援莫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甯州事嬰
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而食伺夷稍怠輒出擊之終得保完今

有廟在晉甯州

武帝時以爨深爲興古太守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始此齊永平
中以陳顯達爲益州都督顯達一目夷人慢之顯達遣使責其
租稅獠帥曰兩目刺史尚不能調况一目耶遂殺其使顯達分
遣將帥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無少長盡殺之蠻夷震服

梁武帝大同三年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先是蜀亂建甯越雋之
地累朝不能有至紀開越雋通建甯貢獻方物十倍前人以爨
瓚爲南甯州刺史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南征蠻夷皆降師還復
叛蜀王秀奏萬歲貪賂致生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爲西

甯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為今將此來欲殺我也
耶一無所取蠻大悅

唐武德元年以爨宏達為毗州刺史開元中以鬼主爨歸王為
甯州都督初蠻酋張氏名仁果時當漢末居蒙舍州為在諸部
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乃為蒙氏
所滅

蒙氏名細奴邏城蒙舍之隴圩圖而都之國號大蒙自稱奇王
雲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子羅晟立
是為興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李知古請兵伐南詔南
詔臣伏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
天羅晟在位二十七年晟子羅皮立是為太宗王始得意于六
詔蒙氏居蒙舍川號蒙舍詔施望欠據石和城號施浪詔豐咩
據澄聯川號澄聯詔豐時據浪穹號浪穹詔波衝據越析川號
末步詔輔原羅據越雋號蒙雋詔是為六詔

開元二年遣其相張建成入朝元宗厚禮之賜浮屠像雲南始
有佛書在位三十七年子皮羅閣立賂劔南節度使王昱求合
六詔朝廷從之封大酋帥越國公雲南王賜名歸義盡有雲南

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位五十年禪其子閣羅鳳是爲武
王改元曰建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女嘗謁都督張虔陀
虔陀皆通之且多求乞閣羅鳳不勝其忿遂發兵反攻陷姚州
殺虔陀唐以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蒙使行成
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免閣羅鳳乃結吐蕃刻石于太和
城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天寶十三年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
萬致討閣羅鳳誘之全軍以沒唐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
十餘萬人在位二十年禪其子鳳伽異自號主父居太和城
鳳伽異立是爲悼惠王改元長壽徙都鄯闡在位十一年子異

牟尋立是爲孝恒王改元建龍制清平官以下十司給服祿徙
都苴咩城封點蒼山爲中岳遣烏蠻鬼主孟衡苴來朝復臣于
唐與劔西南節度使韋臯連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等三十
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閣券立是爲孝惠王改元應道在位三
年子券龍晟立是爲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度蒙苴
顛弒之在位五年弟勸利晟立是爲靖王改元全義在位八年
弟券農佑立是爲成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和二年蠻
有學書子弟在成都者盡得蜀之虛實遣清平官蒙苴顛大舉
入寇取邛戎雋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萬人閉歸在位

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號改元建極遣清平官董成入朝于唐受獻國禮而還

九年遣楊酋慶歸所俘三千人唐殺酋慶十年世隆自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河以南盡屬蒙矣在位十八年殂于越雋諡景莊子法堯立改元真明嬖崑崙女失道豎人楊定趙登弒之在位二十年子舜化立改元中興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國滅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卽唐光化二年也

買嗣唐瀘令鄭回之後閣羅鳳陷雋州得回以爲清平官遷侍中至買嗣漸盛竟至于篡買嗣易名昶國號大和改元安國在位九年子仁旻立凡五改元曰孝治天瑞安和真佑初歷在位十八年侍中趙善政篡之善政立國號興元改元天應歷二年劔川節度使楊干真殺之干真國號義甯改元曰光聖曰皇興曰大明曰鼎新曰建國凡九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滅之時晉天福二年也

思平蒙氏清平官忠國六世孫布燮保隆之子國號大理改元文德都苴咩城在位八年號太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雲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蠻夷自服何在用

兵于是開邊之釁息矣子思英立改元文經在位一年遜位爲僧思平母弟興胄立改元主治在位五年殂諡文武先皇子思聰立改元明德又改廣德聖德在位十七年子秉英立改元曰廣明又改曰明應明聖明治明統在位二十五年子秉廉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秉英之孫秉隆立改元明通在位五年遜位爲僧秉廉之子秉真立改元政治在位一十六年秉英之孫秉興立改元聖明在位三年思平五世孫思廉立改元曰保安太安政安正德保德在位三十年子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七年遇弑思平五世孫暉受立改元上明在位一年思廉之孫政

明立改元曰保定建安天祐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鄴闖岳牧高秦昇昇立改元上治國號大中曆二年殂子孫不敢繼復歸段氏政明之子政純立改元天授明開天政文安在位十三年子政嚴立改元曰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十年子政興立改元永真天保龍興聖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子正智立改元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曆元壽在位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子興智立改元天定是歲壬子越明年欽遇我世祖皇帝由吐蕃麗江入與智舉國出奔至

鄯闡被擒段氏自思平至興智共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
甲寅春大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
齒交趾舉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歹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
令屢變天庭高遠不相聞知邊鄙之民往往復叛迨至元甲戌
以平章政事竇典赤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郡縣均賦役興水
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汙濫明賞罰恤孤貧秉政六年民情不變
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遠近聞之如喪父母于是公
于內庭眷顧甚重凡屬職除授及南方便宜無不俞允而公亦
開誠布公寬大廉簡故能上下感戴聲名洋溢後之繼者雖有

善政莫能及也

嗚呼雲南自古爲蠻夷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一
將軍遣一使者以鎮遏其相殘慰喻其所懇而已所任得人則
乞憐效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師屢
覆而南詔始盛天寶以後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亂而
鄭趙楊氏亦復攘據宋興分于遼夏未遑遠略故蒙段二姓與
唐宋相終始天運勃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盡
六朝之地皆爲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聖化溥博何
以臻此而輿地風物未克紀錄實爲缺典只今撮其古今廢置

眞紫

七之五

典故

五

人物山川等類爲一編甚懼未能周知悉覽然其大略亦足以提挈一方之要領云

大學衍義補

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惟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唯麓川

最大且要止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六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馬白而達于安南北盡麗江而以通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京東或騰冲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所有交易許其移文通驛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

白葉絕矣

蒙段三十七部考

因遠部者唐爲威遠賧總名和泥今之元江也陽城堡部者今晉甯州也休臘部者今河西縣也嶠峨部者今嶠峨縣也強現三部者今開化府也王弄部舊處甸部伴溪落恐部者今俱長官司也鐵答甸部者今虧容長官司也官桂思陀部者今思陀甸長官司也屈中司部今阿迷州也師宗部今師宗縣也落蒙部今路南州也彌沙部邑市部皆落蒙子孫分治之也維摩部故維摩州也彌勒部今彌勒縣也磨彌部今霑益州也羅鳩部

今羅平州也納垢部今馬龍州也夜苴部故亦佐縣也落温部今陸涼州也自彌勒以下六部皆槃瓠之種獠人也吉輪部哀惡部今彌勒縣地也羅部今羅次縣也仁德部一作仁地部今尋甸州也白鹿部今楚雄府地也謀統部今鶴慶州也于矢部今武定州也華竹部今元謀縣也強宗部故陽宗縣也休制部今新興州也步雄部羅伽部今江川縣羅伽卽步雄之分地也而法塊部與掌鳩羅婺洪農碌券俱在縣境法塊以此山名羅婺卽幸邱也亦以山名掌鳩以水名未知洪農碌券夷言之何取也特類而記之

盤江考

南北兩盤江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西北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出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

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關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經曲靖郡塢巨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疇三流縱橫其間漚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登陸十五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云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濶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

陣是日大霧流分兵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滌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勲不知乃與幻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東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日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踰坡半里抵橋頭邨邨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楹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

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滙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滙而滌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邨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邨南下坡東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卽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

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滙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畝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南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卽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

南宵州至州東六十里婆兮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蠟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矗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卽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

百里江東即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與隆那貢至

霸樓為霸樓江

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為廣南泗城所占

遂入泗城

境之八蠟者香於是為右江再下又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閩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城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滙為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為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

之水北盤自可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北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則明月所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為源則南北源一山之悞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為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悞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悞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

鎮蓋惟南甯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
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
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
南南抵阿彌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
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
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
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黃草壩水東南抵霸
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白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
出高明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

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
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
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來賓爲都
泥江東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
千里而南甯合江鎮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南盤合
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
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甯
左右江之悞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
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

北盤者源火燒舖也彼不辨端木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觚臙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

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矣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已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祕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師範曰仕途之跡瀆猶跡粵耳皆以爲瘴鄉也今據梅公之說觀之土瘴在地有中不中五瘴在人犯之無不立殞吾願宦滇者先自去其瘴則地之瘴亦何足畏哉

梓潼帝君紫府飛霞洞記

吾舊生越嶲間按越嶲爲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埜處之世其地則多土壤巖穴接黎之邛笮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嶲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真人幸啓偃兵息民執玉谷而劃棄大渡之外越嶲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爲鄉也黎之邛峽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純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堯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岷峨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

近奉 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菅爲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皆備吾揭爲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鶯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爲汗漫游者乎然東山舊祠興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且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欲紀年月曰此事

非神其誰宜爲吾亦爲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
嘗聞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高作也不荒於放意不惑於取研
妙染也予觀神君親筆所紀紫府飛霞洞記落筆精妙王羲
之十七帖飄逸近之而端勁不及命辭簡遠李令伯陳情表
深純近之而雄蔚不及君晉時人詞翰皆晉時風度外雖丹
青可掬內實體骨不凡是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嗚
呼豈塵凡可得而擬議者耶宏治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提督
四川學校按察司副使濟南王敕謹跋○據此則 帝君固
滇人也謹爲錄刊俾世之祀神者知所本云已巳重陽日師

範手記

王紳滇南慟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
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四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
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
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
聞者聞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轅入盡工何仁可年七十餘
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
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麻叅政喻金閣

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爲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我朝廼匿先公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

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熨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申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旣陳奠祭左右俱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蓋先公舊主人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來致問中有蘓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

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之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脩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有稽但無能知葬所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紘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

行於臨安儒士賈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併原槩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鰭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事

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
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
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月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
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
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
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
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
寺越十日奉神主而廻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
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
足以贖前辜他日尙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哉擗踊之餘因忍
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咸知荼毒嗚
呼痛哉

滇史雲南守董復傳

董復字德初會稽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御史巡北直隸福建
執法不避權要直聲大起出守雲南府賦役蠹弊公首爲釐革
民甚便之諸司俸例給折色有石至銀三兩者公議歲額米三
萬石以半改徵白米本色五百折色千每石定一兩貳錢三司
月俸十減其七衆雖不悅勿顧也壬子歲孟密侵奪木邦地相

雙殺廷議遣官往撫孟密率詭言退地遣官數輩皆持退地文狀歸投蒙混邀功最後檄公往獨不取退地文狀歸白當道曰狄青有言甯失智高不敢欺君子孟密事撫無益也由是前後邀功者皆不喜癸丑盜發曲宗竹子寨議調兵進剿至則賊走惟良民從賊者尙在象欲遂進兵公曰將以良民代賊乎殺良民爲首功吾不忍也衆爲愧屈北勝州夷闕公勘處日土同知高某憤不得襲耳議令襲職又增設兵備以控轄之一州遂安曲靖指揮把忠乾沒屯米三千餘石黃叅議分守發之遂鼓衆持刃逼黃城門晝閉七日鎮巡召公將發兵公力言不可且曰少

縱之忠可擒也乃單騎詣曲靖諭以禍福許放米三月以補所侵忠畏服束身歸罪衆皆散去微公曲靖幾亂臨安府納婁長官普靖死其妻沙福欲就酋弟顯姦顯懼逸去沙福怒乃誣顯殺其兄子及同謀者二十餘人皆論斬囚繫十餘年多瘐死公往覆訊沙福因所親洪同知獻銀器數十金盥盆一以伺公意公笑而不答次日沙福來見公立命縛之出顯等于獄一郡驚伏凡有疑獄必屬公公沉厚有深識遇事洞達不爲利疚以故立譚間能消亂解紛釋寃滯郡故有東西二渠溉田數萬畝淫雨驟漲輒決衝沒田禾爲患公作石堤東西八十餘里疊石爲

水門時泄之滇池水出安甯爲創石橋又疏治金稜河溉田亦數千畝公政必本人情所至先問民患苦爲民興久遠利一令出人人喜躍得所願任且滿會清甯宮之變言者以風憾中傷竟致仕歸滇民羣聚于撫按泣留不能得乃裹糧走闕下前後二十餘上不報乃其立石紀德政謂自國初以來守郡有實惠者莫及公也至唐龍按滇父老道公行事尙有泣下者公初令縣縣亦多善政五載清介如一民立祠頌德歲遣子弟候公見其家椅棹敝陋黔民更治新者遺之至今尙存既歸二十年足跡不干官府教子玘會元登第受封始卒孫思近復爲尋甸守

立孫懋史懋中科第不絕

師範曰董公清而不刻仁而不懦鄉相亦優矣郡守云乎哉其不以良民爲叛賊尤屬卓見吾鄉丁巳之變愚夷因押鹽構禍殘毀書役大吏以兵徃數千人伏路號訴欲轟以砲時蘓公爾署提督力止之民乃獲免滇人言及此無不感且泣者民之心猶水疏之則平官之治如鐘響無不應有明時如

中丞汪文盛崇陽人大理守吳晟弋陽人任轍四川人雲南守吳棟

山陰人廣西守葉元廣信人戴鰲鄞縣人賀勛長沙人安甯州守伍佐

新化人副使陳夢祥香山人升菴謂其似羅整菴姚安守何勗築破壩口注水鶴慶

守賀從政湖廣人 昆陽州州同張昇濟陽人 太和尹楊樊貴州人 昆

陽州州同陳陽新淦人以郎中忤劉瑾被謫後遷廣東副使 太和尹侯問山西人 其

政績脩載滇史至我 朝則王公文繼 廣甯人蔣公錫常熟人

甘公璧國 忠果孫裴公宗錫 曲沃人孫公士毅 仁和人譚公尚忠 南豐

人以上係督撫鞏公建豐 伏羌人王公成 太倉人周公日贊 金匱

人以上係督學宋公衡 廬州人葛公德潤 安邑人以上係典試

彭公而述 鄧州人宮公爾勸 高密人王公和 青浦人許公續 松江

人張公惟寅 南皮人徐公嗣 曾丹徒人以上係藩臬畢公忠吉 益都

人朱公鳳源 南昌人羅公源顯 長沙人以上係觀察太守則大 萬公

青南昌人廣南 茹公儀 大興人蒙化 趙公璣 紹興人永昌 陳公孝海

鹽人麗江 周公際清 金匱人楚 龔公敬身 仁和人順甯 劉公靖 祥符人

臨江公濟源 懷甯人士模 營山人以捕盜稱 牧令則趙 程公

近休甯人光普 右玉人浪 馬公元烈 四川人太和 李公堂 沔陽

人劍川 高公為 鉛山人晉甯 方公廷英 普安人羅平 陳公拂 貴州人越

朱公錦昌 秀水人以檄購寶石忤制帥偃蹇而終雲 史公紹 溧

陽人石屏 龍公霖 巴縣人楚 杜公鈞 南昌人南甯 程公封 江夏人明

弓公椿 直隸人祿 執公謙 鑲黃旗人易 李公鵠 益都人定 王

公師 開泰人會 何公良 四川人通 朱公陽 福建人皆不愧名

宦故詳錄之俾作誌者有所考焉

河陽尉杜荆門人
呈貢劉泌諸城人

明巡撫汪文盛傳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
挾刃入淮王祐棨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
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為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杖闕下
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
使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
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登庸已篡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

兵乃廣設方畧招攜懷遠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
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
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擒也文盛以聞授
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
聽命乃奏言老搥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良多兵
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
為中國用帝悉從之登庸勢益孤文盛乃檄安南登庸所部以
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其部衆多來附而文淵攻破
登庸鎮守營登庸子方瀛攻之又失利蒙自縣蓮花灘地當交

廣水陸衝文盛刻營樹柵置兵賊腹中爲歸正人聲授登庸益
懼奉表請降願修貢因言黎甯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
朝議不許旣而毛伯溫至南甯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
是役也功成於伯溫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溫及
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查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
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
疏少緩令致仕卒賜卹如制

師範曰廠之弊予言屢屢矣然猶有未盡者蓋各廠硎丁皆
五方莠民謹愿者絕不肯爲每日除其下班攻採外飲博淫

